

總顧問

◎

姚嘉文

主

編

◎

黃哲永

吳福助

金臺文

三十七

全臺文三十七

《史遺文集》

提要

《史遺文集》作者若干，以畸雲為主要作者，這些作品輯自《三六九小報》，為「史遺」專欄，屬傳記類之文。

畸雲（1863-1936），本名趙鍾麒，號雲石，別署畸雲，晚年號老雲；臺南市人。1887年應歲試，補廩生嗣食餼；1896年被選任臺南法院通譯；1907年臺南廳長日人技德二倡修孔廟，組「以成社」，畸雲被推為社長；1909年接任南社第二任社長；1930年5月，與連橫、其子趙雅福、洪坤益、王開運、蔡培楚、張振樑、蘇錦墩等人籌組《三六九小報》，畸雲成為該報文章主力，「史遺」專欄為其代表作。

所謂史遺，概正史所遺，指野史之意，其中趣味性的傳記特多，符合《三六九小報》的發刊宗旨。如〈戴萬生笑柄〉、〈談蘇阿成〉、〈談石仔溪〉、〈縣令犯上〉、〈和尚春案〉、〈謙遜失言〉、〈呂廟燒金〉、〈文藝冠省〉、〈狀元神射〉、〈棄文就武〉、〈開元異僧〉、〈鄉試笑話〉、〈除夕趣聞〉、〈黃蘗寺僧〉、〈請賊守城〉、〈道聽塗說〉、〈旗人興衰〉、〈左侯逸事〉、〈小試瑣談〉、〈神童天才〉、〈東都談賸〉、〈風流豔史〉、〈錢財多愛〉、〈判官趣聞〉、〈得君奇遇〉、〈相術奇驗〉、〈無福消受〉、〈魚壳大王〉、〈秀才毆官〉、〈白晝遇鬼〉等篇，皆以詼諧之筆記敘之。又如〈鄉試果報〉、〈嚴辨末路〉、〈冤魂顯報〉、〈城隍靈驗〉、〈節烈靈異〉、〈惡閹終報〉、〈奇婦報仇〉等，則較為嚴肅的記述果報問題。至於〈錄採訪冊〉，及〈卑南王事略〉、〈藍鹿洲公〉、〈川寇殺戮〉、〈談丁日昌〉、

〈和珅弄權〉、〈談張鵬翮〉、〈守身殉國〉等，則是傾向正規記事。

整體而言，《史遺文集》的寫作特點，是正史之外的野史資料，為舊正統文士所忽視者，但在畸雲筆下，寫來卻格外生動。其所描述的內容，最大特色即是悚聞或趣聞，要之，皆為正史所不聞。如〈卑南王事略〉言及卑南王權威時謂「卑南則隨意擇一番，斬首以為祭獻，餘番乃一麾遣散；皇威所被，雖龍褂已為偽物，番人依然敬畏如神，無敢逆命」；於〈仗義伸冤〉描述一樁慘案云「至半夜，舟子遽起，操刀入艙，將吳妻及其子殺死；吳僕疑或與抗，被殺尤慘，一身斬作四塊」，這種撰述範圍及筆法，過去似乎只在小說中才常見。他或寫趣聞，如〈和尚春案〉述云「不料荷包裡大有圓光，小和尚忽然作怪，一時春興大濃，沉迷春色，只管臨時作樂，不管樂後生悲，亦不管桃花無路；遂欲效武陵漁父，見山有小口，便欲捨船，從口直入，不知初甚狹，而復非豁然開朗者，一時山崩岸裂，桃花浪湧流不息，以致兩敗俱傷。和尚收入本籠，歸依淨土矣」；或記警世之作，如寫〈無福消受〉；或論倫理價值觀，如〈物亦猶人〉感嘆云「嗟乎！父子親愛，天性自然，習俗移人，賢者更甚，彼破壞天倫，毫無人性者，多出於讀書明理之士，道德淪亡，不大可哀乎！」；或述騙術事件，如〈秘魯短訊〉提及「廈門嘗有一婦，誘騙多人墮其殼中，俗謂之猪子販」，凡此等等，大概即是《史遺文集》之主要內容，或者可以說，畸雲泰半是利用輕鬆筆調，以傳述嚴肅之軼聞事件。

本書各標題下皆冠上《三六九小報》之年月日暨版次，其年代為昭和。

目錄

史遺文集

戴萬生笑柄	1
談蘇阿成	4
談石仔奚	8
縣令犯上	13
和尚春案	14
卑南王事畧	16
謙遜失言	20
呂廟燒金	24
吹送契兄	27
文藝冠省	29
秀才衣冠	33
狀元神射	35

延平遺聞	38
棄文就武	40
開元異僧	43
鄉試笑話	49
黃蘗寺僧	55
請賊守城	59
鄉試果報	62
第一清官	66
嚴辨末路	68
名醫神技	76
藍鹿洲公	78
小試瑣談	83
神童天才	88
東都談賸	93
童謠先兆	99
試場笑話	101
冤魂顯報	107

善人有後	113
蔡新逸事	115
風流艷史	120
十齡進學	123
學古入官	125
誤食蒲桃	127
童年高科	130
蘭棗道臺	135
立志傳人	137
臺灣奇傑	144
錢財多愛	146
川寇殺戮	150
仗義伸冤	159
談丁日昌	164
道聽塗說	173
旗人興衰	180
舊春行事	183

除夕趣聞	190
厚道載福	194
左侯逸事	198
食色異性	203
宰官賢明	209
臺灣談略	217
判案趣聞	223
今昔祝壽	232
得君奇遇	236
名士趣史	246
書難真信	251
錄採訪冊	255
採訪上冊	288
周全之亂	315
續志列傳	317
黃輔尋母	321
節烈靈異	324

大力男子	329
書不誤人	333
海上人才	335
飛金果報	338
至誠通神	340
城隍奇蹟	345
城隍靈驗	347
相術奇驗	351
秀才臥碑	363
蔡牽逸聞	366
數有前定	369
談林朝英	373
前報補遺	378
守身殉國	381
無福消受	385
物亦猶人	392
狗彘不若	395

秘魯短訊	397
南洋僑俗	403
悔婚不祥	409
惡閹終報	412
武術餘聞	422
海國變遷	445
奇婦報仇	449
和珅弄權	463
魚殼大王	470
白晝遇鬼	494
秀才毆官	496
談張鵬翮	500
福竟四至	503
街名七星	506

戴萬生笑

5·9·9

1版

畸雲

戴萬生，名潮春，牛罵頭人。同治元年，以天地會作亂，踞城稱王，所傳遺事，頗多滑稽笑劇。萬生初為北路協臺稿書，所辦官樣文章直是印版文字，原無多學術，故所作不倫不類，傳為笑柄。

先是，萬生胞兄某甲，創設天地會，招募徒黨奉拜祖師，謂可保佑身家，凡入會者，須會員引導，至則跪拜祖師誓守緘默，雖家人骨肉至親，亦秘不得言。有子先入會，歸來，家人問之不答，其父疑且恚曰：「我當入會，探其內蘊，歸與汝等言之。」既歸，仍秘默如故，以故各懷猜疑，入會日眾。凡入會者，拜祖師誓願畢，則使兩人持一長條白布擬作橋形，另一人導之，從布下出，則有數人迎問之曰：「汝何為不從橋上過乎？」則對曰：「橋上有官兵把守。」又問曰：「然則汝何能至此？」則又對曰：「祖師化一條大路，導我脫險至此也。」似此妖妄惑人，而人竟信從之，亦可異也。

時北路協鎮，新任夏之芳氏受人重賄，萬生稿書，遂為有力者奪去。萬生稿書係照例捐納，有終身不易資格，至是憤恨歸里。其胞兄已卒，天地會諸人，慫恿萬生為主，且豎旗招眾，欲乘機謀亂。淡水陳日晟聞之，使人勸

請出山，合眾攻城。

陳日晟，漳州人，綽號戇虎晟。漳泉兩州人僑居淡水者，彼此仇視，常糾眾械鬥，戇虎晟為漳州雄長，擁眾對仗，竹塹（今新竹）廳同知秋曰覲，親臨彈壓，戇虎晟抗拒，以鐵鉞殺之。戇虎晟既戕官，因舉眾反，自念目不識丁，難圖大事，乃聯合萬生，會議進行方略，萬生曰：「順續攻彰化。」一擁入城占據之，萬生自號東王，設六部及各官，官名有費解者，遂擇日歸鄉祭祖，矜炫威武。一路儀仗，參差不齊，輿前侍衛，皆跣足赤腳，頭纏五色綢緞；輿後一隊宮娥，係掠民間婢女，多天然赤足，首包黃巾，步輦追隨，所過處塵粉漫天，人多訕笑之，萬生恬不為羞。

萬生既尊居王位，戇虎晟在其轄下，輒受節制，戇虎晟憤懣不平，莫肯退讓，逕率眾南下，亦自號南王，趨攻嘉義城，欲據地自雄。城內官民，協力堅守，矢盡糧絕，掘鼠羅雀，繼以草根木皮，終用龍眼核，和米磨粉以食，死守益固，愈攻不下。俄而戇虎晟病，萬生遣使餽茶且致書曰：「聞卿有采薪之憂，朕心深為記念，茲送去小種茶葉四兩，到祈查收。愚弟戴潮春頓首拜。」

既曰「聞卿」矣，又曰「朕心」矣，而竟曰「送去」，且「祈查收」已屬不通至極，末款更出人意外，曰「愚弟」，曰「頓首拜」，不惟令聞者噴

飯，真聊齋所謂「刺鼻戟心，穢氣欲奪肛門下」者也。
如此土寇，土氣息未免太重已。

談蘇阿成

5·9·13

2版

畸雲

蕭瑞芳，實則蘇阿成，廣東佛山鎮人，冒充武官蕭瑞芳名義，來任安平水師協鎮。前清兵制，臺灣置總鎮，曰「總兵官」，俗稱「鎮臺」，兼水師提督銜，管轄陸海兵隊，駐鎮臺南城。安平係海防重地，置水師協鎮，俗曰「協臺」，下置水師都司，水師游擊，各有衙署兵隊。

先是蘇阿成居佛山鎮，划舟為業。時阿片案餘波，英國艦隊常遊弋海面，以為威嚇。旋有英國戰艦，碇泊佛山港外，蘇阿成利心忽動，因購酒餅時果等物，滿載直進。將近戰艦，水兵以槍擬之，禁止勿前。阿成急出食物提示，水兵會意，知其載貨求售也，因手招使前，與之交易；并囑其每日載所需用食物，來艦商賣，給與小紅旗一旒，命插立舟首，以為記號；無此，則視為間諜，擊殺無赦，非惟不得近也。阿成乃如例往來販賣，遂與艦兵熟識。阿成往則豎旗表示，返則拔藏舟腹，以掩人耳目。誰料艦中人包藏禍心，每當阿成返棹歸港，則持望遠鏡，窺探阿成入港情狀，詳覘其水道。

一日，阿成賣畢，划舟旋返，該艦遙尾其後，逕進港口，開礮轟擊，佛山鎮路多砌石，礮彈墜地，悉數開花，彈丸四射，威力猛烈，受創頗鉅。陸

上譁然，咸斥詈阿成通外國，甘為鄉導，引外艦襲攻自己地方，宜撲殺此叛奴。阿成懼，迴舟投訴英艦，英艦慰留之，使操作雜役，後隨英艦返國，漸習英語，出為商販，活動數年，積貲累萬，成富家翁矣。

又數年後，家漸裕，事亦漸寢，挈貲歸國，家於廣東省城，儼然富紳，竟露頭角於交際場中，援引得交識某按察使，且結拜為金蘭兄弟焉。久之，稍露捐納為官之意，託某按察使幹旋，適有武官蕭瑞芳者，携其文憑挈眷南下，謀官廣東，歿於舟。蘇阿成得此機會，因某按察之力，出金錢買其文憑，冒充蕭瑞芳名義。某按察又從中運動，遂實任安平水師協鎮，航海到任。

時臺灣道黎、臺灣府熊。蘇阿成則拜黎道臺為宗師，執弟子禮，蓋欲作後援計也。無何，以事得罪幕友某。此幕友熟知阿成劣迹，每遇事要挾，阿成不堪，於以致恨，不辭而去。走謁省城大吏，摘發其奸，大吏奏聞，逮捕文書遽下，委臺灣道黎捕治，就地正法。黎道接受公文，與熊本府密議定策，熊本府致名片於蘇，請其輕騎減從，來府議事，并留晚酌，舊例協臺出門，得乘綠呢輿，八人肩舁，與前列儀仗護兵，前後騎從。是日，蘇坐小輿，帶護兵八名，騎馬家丁一人，至府署，熊本府出迓，肅揖入川堂，其隨從人等，招待在大堂下，蘇至川堂，則黎道在焉。

相見禮畢，開席讌飲，談笑如恒。席至半，黎道遽起，袖出文書，遞與

阿成曰：「今日此事，汝自計之。」阿成覽文書畢，顏色大變，屈膝黎道面前，跪求曰：「老師救我。」黎道曰：「朝廷意旨，予無能為力也。」即喝聲，伏勇齊出，命褫阿成衣冠，阿成俯首受綁。阿成從行人員，待至夜八點鐘，見無動靜，而內門又閉，知事有變，急馳歸安平報信。天甫明，阿成細綁，坐無蓋小轎，兵勇護押，至小西門外，土名布埔，轎夫即將阿成傾棄於地，劊子手隨舉刀斬首落地。旋阿成之母，天然足者，偕英領事至，而阿成已身首異處矣。阿成於英國，殊有勢力，領事之至，可見一斑矣。安平鎮後任為江國忠。至同治六年，乃有英艦礮擊安平之事。偽蕭瑞芳，真蘇阿成，既正法斬首，江國忠承接後任。

同治六年，英艦無端開釁，忽以四艘戰艦，來泊四鯤身海上，發礮遙擊安平鎮。人心惶駭，紛紛逃竄。礮彈墮地無聲，因地質濕軟，不能開花，陷地成穴。居民未逃者，咸輕視之，不復畏懼，礮彈墮處，爭以木罌貯水，逐而灌之，俾不爆發，乃掘地取彈，傾藥碎銅而售之。

英人知礮擊無效，又無反擊，是夜以小艇，載水兵十二人，各戎裝荷槍，由十二宮海子上陸。行數武，遇一土人，要於路，作臺語曰：「協臺衙署，汝可前導。」其人答以不知，奮身疾馳，奔投入海洄遁。水兵追至海岸，舍之。復前行，復遇一土人來，則出不意，遽前抱其腰，嚇之曰：「導我等至

協臺衙，否則殺汝。」其人無奈，乃為前導。至協臺衙，詎江協臺已先遁，隱伏附近民家矣。諸水兵失望，乃折而至媽祖宮前練營，營內有守兵約二十人，正燈火明亮，環圍門四色牌，水兵分列門外兩傍，擎槍內向，故鳴空槍一響，以警之，守兵突聞槍響，倉皇驚起，飛身外遁，兩傍水兵，實彈俱射，諸守兵皆被創，倒地而斃，江協臺聞一排槍聲，亦吞金自盡。水兵駐安平三宿，始退返小艇，悠悠歸艦。城內鎮臺以下，各在夢中。

水兵去後，方接情報，派兵百人，欲探虛實。行至安平門口，聞水兵已去，彼亦翻身回城，不復探問情狀如何也。前清兵事之廢墜如此，可憐也夫。